

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

## 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黃國基 2015年7月4日

我是一位前「長全日」學生家長，雖然我的孩子已進入小學數年，但回望「長全日」對他的成長，幫助甚大；亦因此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委員會）將全日制幼兒學校剔除在免費教育行列之外，甚為失望！

正如委員會報告所說：「幼稚園教育是奠定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基礎的重要階段」（p.5），亦訂出幼兒教育的使命應「按兒童多元的需要，予以平等機會……能促進個人終身發展……」；然而，美麗的文字，在政策的建議上，卻自相矛盾。

為了「推論」半日幼兒教育的正確，委員會一方面說全日或半日制孰優孰劣，國際上未有定論，但報告書卻偏重闡述全日（包括長全日）的“缺點”；如「……對兒童有過高期望、過早在幼稚園實行小學課程……全日制的潛在好處……在小學三年級完結時消失……全日制課程的兒童花在家的時間相對較少……半日制課程能夠讓兒童有較多時間與家人在較少規範且輕鬆的環境下遊戲和互動。」（p6-7）

我不知各位議員對委員會引述這些外國報告有什麼看法，我看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香港近期一個十分流行的詞彙----“堅離地”！

我相信，只要願意一看現時佔幼兒教育學校三成的 246 間長全日學校的教學安排及所處位置，便不可能如施引喻失義。

「長全日」的教育不是如委員會所暗示----在「催谷」學生，讓他們快人一步，「預習」小學課程。以我兒子以前在長全日的經驗，學校其實反而嚴格遵守 4 歲才開始寫字的原則，低班時只會在「塗鴉」，他整個學前突育每天回家都只需十多二十分鐘便完成功課；我還清楚記得在一次高班的家長會上，有家長提出孩子的功課太少、太簡單，恐不利“銜接”小學，提出可否“加多D”功課時，校長向他詳細解釋幼兒教育，不應如此！

事實上，全日制強調的不是快人一步預習課程，不是因為教學內容廣闊艱深而須多一點的「課時」；全日制的時間空間，是讓全人教育得以落實；我孩子在全長日不是只在讀書寫字，而同時是在老師引導下，學習自理自律、朋輩交往、待人處事、認識社會……他數年的所得的不單是知識，更是成長。

委員會提出讓孩子多留時間在家，用意可能甚善；但各位議員想想基層家庭的實況，想想香港勞工工時的狀況，你會想像到一幅孩子上完半日課後，在家與「家人在較少規範且輕鬆的環境下遊戲和互動」的圖畫嗎？家長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而二百多間全長日幼兒學校，絕大部分正是座落基層家庭聚居的公共屋邨；家長選擇它們，不是什麼追逐名校、功課量大的原因，而只是基於它們能支援基層家庭，提供全人教育而已。

基層家庭不是想卸去照顧孩子的責任，只是生活讓他們須要更多的支援，使他們的孩子能夠在平等的機會下，開展終身成長的第一步。這是社會及政府的基本責任，而非他們的額外要求。

為使各位議員不會一如委員會的“堅離地”，附上本人早前為兒子以前幼兒學校的機構進行的一些現學生家長訪問(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使大家更能認識他們的聲音。

如果政府要貫徹委員會所說尊重過去發展出來的多元化幼教模式，要「按兒童多元的需要，予以平等機會……能促進個人終身發展……」，就不應拒長全日於免費幼兒教育之外！

~~~~完~~~~

附：長全日家長的聲音 (6份)

##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一)

他說：基層家庭只能賺錢買服務，始能維持家庭生活……

### 被訪者：W 先生

---

W 先生，30 多歲，現職巴士司機，太太從事零售業；有一女，約四歲半，現正就讀 K2，從談話中，就知 W 是一個挺照顧家庭的人；由於工作時間較配合，女兒平日的照料，主要由他負責。

---

作為雙職家庭，要同時照顧年幼兒女，是不少父母的考驗。由於上一代或因居住區域較遠，或因年紀、健康關係，偶爾協助照顧還可，長期而持續的支援，W 先生說自己「也不好意思開口」。

幸好，W 與太太一家三口的作息時間，可說是一幅無比配合的時間表：W 與太太二人每天都要上班 10 小時，W 是早更巴士司機，一般的工作時間是清晨五時至下午三、四時；太太從事零售工作，上班時間是朝十一晚九。於是，每天清晨，W 在太太及女兒仍在睡夢中便出門；七時多，太太打點女兒的早餐及送她上同區的幼兒學校；由於時間尚早，太太仍可回家休息一會，或處理家務後才上班；至下午，W 先生下班後仍趕及到校接女兒放學。不過，這幅配合他家庭狀況的作息時間表，在運作上實有賴全日制的幼兒學校，使女兒的午飯得以安排，使 W 下班剛好可接女兒放學，甚至就算萬一要加班(不過 W 表示情況不多)，仍有延展服務可以提供支援。

W 先生形容，他其實是誤打誤撞，安排女兒進入現在的長全日幼兒學校。實際上，年多前他根本不知什麼是長全日，今天他也不太明白「點解政府會開一 D 咁好的學校」，知道原來長全日幼兒學校是以前是由社會福利署而非教育局管轄，才多些理解學校的照顧功能。當日，W 只是一來不想當「怪獸家長」，所以不找「名校」；二來學校在居住區內，方便接送；三來全日的上學時間，配合他和太太的工作時間；因此，便選了現在孩子讀的長全日幼兒學校。

不過，年多以來，見孩子除了在知識上的增長外，更在生活規律、群體相處等方面，均有成長；便覺除了「配合父母工作時間表」以外，對現今「一個起、兩個止」的核心家庭，長全日幼兒學校的存在，實在是基層家庭的「必需服務」。

現時孩子上全日課程，支出比半日制固然是多了一大截，但也只能無奈。訪問過程中，W 先生不止一次說：「基層家庭只能賺錢買服務，始能維持家庭生活」。他的想法是這樣的：在社會需要上，核心家庭已是社會多年的必然狀況；非同住的上一代，不少因地理距離及管教文化差異，難以成為小家庭的「托兒」支援；「一個起、兩個止」的家庭生育計劃及社區居住環境，讓不少小孩缺乏玩伴。在

經濟需要上，基層勞工的收入，如不是夫婦二人同時工作，如何面對不斷上升的生活指數及住屋支出？他的家庭收入雖低至已可申請到 75%的學費減免，但收入仍不合資格申請公屋，所以只能以七千多的月租，租住只有三百多呎的房子。「請外傭協助照顧？就算經濟上可以負擔，才 300 多平方呎的房子，如何容下她入住？」

就這樣，他和太太只能更努力的工作，卻也因此更缺乏時間照顧女兒，只能「賺錢買服務」。

---

#### 訪問後記：

今天的社會及家庭結構，使全日制幼兒教育，成為一般家庭，特別是基層家庭的「必需服務」；公平合理的免費幼兒教育，應該是按需要與選擇提供，抑或人人一律的三個多小時？當政府強調鼓勵多元化的學前教育時，為何卻只是「半桶水」式提供「免費教育」給全日及長全日的學生？

##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二)

### 長全日讓她得以同時兼顧工作與孩子

**被訪者：Y**

---

*Y 是兩名子女之母，孩子分別在念 K3 及 K1 班；L 跟丈夫均是全職工作人士；現有 50% 學費減免，但每月仍要支付共約 \$2100 學費。*

---

Y 是一個處處為孩子著想的母親 --- 這是筆者訪問後的一個強烈印象。

由於上一代的身體狀況欠佳，未能為 Y 帶孩子，自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她和丈夫便要為照顧子女「自力更生」。經濟上，她和丈夫需要雙雙工作；他們沒有如很多雙職家長請「姐姐」，除金錢及住宿等實際考慮外，更重要的是擔心萬一「遇人不淑」，及認為「姐姐」縱使可照顧兒童，但角色卻難以管教孩子。他們夫婦二人曾猶疑是否應有第二個孩子，但為了讓孩子有伴同成長，便造就他們四口之家的出現。

Y 表示，在為孩子找幼兒學校時，她完全沒想過長全日以外的選擇，因為若非如此，她和丈夫根本不能同時工作，但經濟能力也不容許他們不工作。事實上，兩名孩子都是走同樣的路 --- 出生後，由育嬰院照顧，入學了，便選擇長全日幼兒學校。

Y 及丈夫的工作時間均是朝 9 晚 6。不過，實際上丈夫每天加班至 8 時已是常態；她較好，可準時下班，但工作地點在荃灣，回到西環，已是 7 時；因此，他們要的不單是全日制幼兒學校，而且一直都要申請學校的延展服務。

到第二個孩子出生，Y 也是依同一的軌跡安排：先是入育嬰院，然後長全日幼兒學校。不過，儘管如此，由於工作後要照顧的是兩個孩子，要在晚上九時左右，打點好一切，讓他們得以上床休息，也感到十分吃力。因此，Y 覺得要考慮減少工作的時間，以便更好的照料孩子。只是，「減少工作的時間」說得輕鬆，對一個基層家庭，要減少收入卻是極之困難的決定；Y 就她就此改變，考慮了一年！

Y 覺得她是幸運的，因為她有一個十分體諒及接納她情況的僱主，容許她由在原崗位，由全職轉為下午三時下班的兼職員工；而事實上，她是公司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非全職員工。筆者也相信，若非僱主接納，Y 就算成功另找兼職工作，要減少的收入，很大機會也非只是工作時間比率上的調整。畢竟，經濟壓力，是基層家庭的驅之不散的陰影，給孩子一個較好的照顧，跟多賺取點收入，是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

Y 現時有獲 50%的學費減免。但 Y 形容自己的家庭收入是在「踩」在申請限額的線上，每次申請時，都有點被拒絕擔心；事實上，這樣的惡號，曾在其中一年發生！

話題轉回學校的教導，Y 深覺對孩子的成长甚有幫助：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對孩子的觀察入微，家長難以比擬；孩子群體生活的的社交及朋輩間學習，家庭內無法提供。Y 表示全長日幼兒學校除卻能配合她的工作時間外，也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與嘗試，使孩子得以全面成長。她還記得，去年還在念 K2 的孩子，一天忽然對她說：「媽媽，妳不用替我洗臉了！老師已教曉了我，我可自己來！」Y 至今仍記得那份感到孩子成的驚喜。

---

### 訪問後記：

Y 的故事，告訴了我們個基層家庭生活上的打拼；也讓我們看到，將幼兒放在長全日幼兒學校，不是因為將教導孩子的責任「外判」，而是生活上的需要。政府在口政策中，不斷強調釋放勞動力，說要鼓勵婦女就業；長日幼兒學校，不就是貫徹此政策的現成重要支援嗎？為何政府在提供免費教育時，卻自打咀吧？

## 做一個盡責的父母原來很難

**被訪者：L**

---

*L 是兩名子女之母，大女現念 K3，幼子在同校 K1 班；L 跟丈夫均是全職工作人士；或許更正確的應該說，他倆要做 2.5 份工作，另加照顧兩名子女！*

---

甫坐下談不上兩句，L 便感觸得落下淚來，談話期間，眼淚亦一再從她眼眶流下；做媽媽的壓力有多大，可以想像。

L 說出她為兒子安排上幼兒學校的經歷，確也超乎常人的想像。大女入學，尚算順利，輪到幼子，卻是崎嶇曲折。

或許先了解 L 的情況及想法：L 跟丈夫均是全職工作人士；或許更正確的應該說，他倆要做 2.5 份工作！為了生計，丈夫每天下班，仍要在另一份兼職上班，下班回家，孩子也睡了，因此，照顧子女的重擔，只能由也要上班朝九晚五的 L 負起。大女出生後，為了工作，家在西營盤的 L 把女兒交住在香港仔的母親照顧，她夫婦二人只能在週末接孩子回家，做「假日爸媽」。不過，減少照顧的工作，省了時間與精力，心裡卻十分難受；少了相聚的機會，L 感受不到孩子成長的經歷，L 覺得只有產假那 10 週，才能有媽媽這身份的感覺；更矛盾的是，L 對母親那套上一代的管教方法，極不接受，但環境所限，卻無法可施。因此，當女兒一到兩歲，L 便送她到長全日的幼兒學校〔信義會基恩幼兒學校〕就讀，學校上課的時間，讓她既可保持工作，也可以每日上班前後接送，得以陪伴女兒成長。

但幼子的入學，卻令 L 經歷艱辛。一如大女，幼子出生後，便「寄居」香港仔的母親家中，但由於幼子是 12 月出生，L 急切想兒子在夠兩歲時便立即入學，便要在年初的時候當插班生。

但長全日的學位不多，不單信義會基恩已不能讓其子插班，L 遍尋西營盤、灣仔、香港仔，竟也找不到學位！後來，L 發現信義會位於柴灣的學校有空缺，也毅然接受，因為她和丈夫實在想早日「一家團聚」！

自此，L 開始了筆者覺得實在讓人「瘋狂」的生活：每天早上六時，她便起床打點一切，七時叫兒子起床，推著 BB 車趕在八時便將孩子送到柴灣上學〔丈夫送女兒到與住所同區的基恩；也別忘西區在 2014 年底，仍是沒有港鐵！〕，以便她趕及九時回中環上班。到下午放工後，便在中環站接幼子〔幸有一位朋友的親戚可為她每天在柴灣接孩子放學，再送到中環與 L 匯合〕；拖著幼兒，L 又連忙趕到西營盤基恩，在那裡和大女離校回家〔丈夫下班後要返兼職，未能協

助」。

幸好，如此奔波的生活，終在六個月後告一段落：那時女兒的學校有學位，讓 L 可為兒子轉校；兩姊弟能在所住社區一起返學。

雖然時間、體力均要作驚人的付出，但 L 仍慶幸兩子女均可入讀長全日幼兒學校：一來學校的照顧時間，讓她和丈夫可以得以保持工作，亦能照顧孩子；她很難想像不能工作對家庭經濟的影響；也不能接受只能做「假日爸媽」；二來她亦欣慰見到，子女在校除卻知識的發展外，在自理上也實在學習得很好。對她一家來說，長全日幼兒學校，除了是幼兒教育外，真的是一個十分必要而基本的社會支援。

在學券制度下，L 現在仍要為兩名子女共付出四千多元學費，對家庭實在是一個很重的經濟負擔，也因此她很擔心沒有工作會如何；其丈夫雖然正職以外再兼職，但她說在現時的市場生態下，其實所得薪金和幾年前他只返一份工差不多……生活艱難，但 L 卻沒有申請學費減免！她坦言沒有細看自己的收入是否符合申請資格，但「怕麻煩」----怕的不是填表、申請、等審核的工作，而是她擔心要提供僱主證明時，僱主會覺麻煩而影響工作機會，特別是要在不同公司尋找兼職機會的丈夫。

---

#### 訪問後記：

做一個盡責的父母原來很難 ---- 這是筆者訪問 L 後的感慨。L 那半年頻撲於西環-柴灣-中環-西環的日子，讓我想起幾年前和教育局討論學費時，一名官員不屑地說：「入讀全日制，是家長的選擇，也因此應自行承擔……」但，家長真的有選擇嗎？長全日，說到底是基本需要，是家長力求做一個盡責的父母的基本支援，而不是為了不照顧子女而拋給學校的「選擇」！

##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四)

### 基本照顧不理，卻花心思「派糖」

**被訪者：L 太太**

---

L 太太家住青衣，在尖沙咀工作，工作時間是朝 9:30 晚 6:30，但加班卻是常態；丈夫任職倉務，工作時間朝九晚六。二人與正讀 K1 的女兒三口子租住私人樓宇，已申請公屋三年多，仍未有「上樓」消息。

---

與 L 太太傾談時，剛好是財政預算公佈不久的日子。預算案「派糖」超出預期，一片叫好；但對 L 太太，卻是「別人的事」：和丈夫自力更生、住私樓，「綜援出三糧」與公屋免租與她無干；作為租客，差餉寬減的得益只入了業主口袋；或許薪俸稅的優惠與她也有關係，只是作為低薪一族，關係就真的只是一丁點！因此，聽得出談起時，L 太太心有怒火，不能理解為何政府寧願花盡心思，用去大量盈餘，也不肯在政策上回應市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年復一年如是！

由於 L 太太與丈夫的父母，不是居於區外，就是年紀不輕，難以支援他們；夫婦二人只能自己尋找方法，照顧女兒。女兒出生後，丈夫只能放棄工作，全職照顧女兒及家務。L 太太形容那是用積蓄換取時間，那兩年實在「捱得很辛苦」，也不能長久，因此，女兒入讀「長全日」後，丈夫便即時重新工作，使家庭經濟得以改善。

L 太太與丈夫現時均全職工作，由於二人下班時間太晚，且加班成常態，女兒同時參加了學校的延展服務，女兒兩餐也由學校照顧。女兒留校時間雖長，但 L 太太形容女兒「出名鍾意返學」，因在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這是「一孩家庭」不能提供的學習環境。更讓她欣慰的是，幼師的專業訓練，孩子間的朋輩模仿，使女兒在自理與自立上，如自行吃飯、「戒片」等，進步甚快，對父母，實在是很大的支援。

當然，女兒「全時間」在學校，確也減少了夫妻二人與她的相聚，但卻也是無奈。幸好的是，L 太太九時半才在尖沙咀上班，使她可以陪伴女兒回校。

現時，L 太太的女兒正接受半額的學費減免。回想申請的過程，也挺令人煩擾；她明白既有審核，自有訂立嚴謹流程與證明的必要；但作為「打工子女」，這些「入息證明」，真的有時要看「僱主態度與心情」；她自己還好，丈夫因屬「散工」性質，更為困難，糾纏一番之後，幸好也能以宣誓形式處理。（不過，她自己以前其實本來有領取勞工署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但最後也因為不住的查詢與證明，使她最後也放棄了申請那幾百元的津貼。）

當然，L 太太表示，就算學費減免申請不成功，一家人節衣縮食，也不是

不可負擔。未來政府堅持只提供「半桶水」的免費幼兒教育，她的女兒在現實需要下，仍是要留在「長全日」。但「長全日」所提供的支援，實在是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政府常說鼓勵生育、鼓勵工作，但是在政策上，卻不能配合；仍是那句：不能理解為何政府寧願花盡心思「派糖」，也置市民的基本照顧於不理。

---

### 訪問後記：

官員的生活經驗，往往使他們不能體會基層市民的實際情況。作為非必要服務，審核制度當然是合理，但「打工仔女」在取僱主證明時，卻不一定順利。如果「長全日」幼兒教育只是錦上添花之舉，審核是「必要之惡」；但正L太太所言，當這是基本支援，為何政府寧願每年花盡心思「派糖」，也置市民的基本照顧於不顧？

## 長全日家長的聲音(五)

### 雙職缺乏原生家庭幫助的母親：「難以想像沒有長全日的日子」

#### 被訪者：M

M 的女兒就讀 N 班，因為是雙職家庭，需長全日服務，又因未獲居住地區學校取錄，要跨區到葵涌上學，早起及長車程讓孩子常鬧情緒，影響親子關係。由於家庭收入超額，未能申請學費減免，每月須付學費\$3,416。

M 和丈夫、兩歲多的女兒一家三口家住馬鞍山，由於在區內和附近都找不到長全日幼兒學校，兩夫妻千辛萬苦才替女兒找到位於葵涌區的天恩幼兒學校就讀長全日 N 班。丈夫就在同區的公司任職物業資產主任，於是大部份上學的日子就由爸爸帶女兒跨區上學和放學，任中學文員的母親一下班即趕回家做飯。

女兒年紀小又每天要早起跨區上學，有時候上學途中在巴士上也會「扭計」，要父母不斷想辦法分散她的注意力。M 說，還記得有一次剛巧是自己送女兒上學，但遇上大塞車，女兒在擁擠的車廂中大哭，引來一個男乘客以粗言問候，那一刻自己感覺很無奈、很委屈…。不過，即使是辛苦一點，M 也希望女兒可以繼續讀全日制的幼兒學校，因為讀長全日不僅讓女兒有妥善的學習，也能強化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規律，這是把女兒交給親友或傭人照顧都無法比擬的。

由於父母仍在工作，公公婆婆又已移民，女兒的照顧沒有原生家庭可以幫忙。M 說，難以想像沒有長全日的日子，一家人的生活只會倒退，女兒下午放學後要交由親友甚至是不認識的保母照顧，只有照顧沒有學習，而家庭開支也會增加，各方面都要節省一點。

現時月入 1 萬至 4 萬的家庭都被視為中產，M 苦笑像他們這樣的「中產家庭」，要生活養兒又要供樓，沒有學費減免，每月單付學費便要\$3,416。所以兩夫婦都期望明年孩子升上 K 班後有學券資助，可以讓家庭財政不用那麼緊絀。M 又補充，正因「計不到數」，所以兩公婆不能有一個不工作，更不敢多生一個，否則不但生活質素下降，甚至過不到活。

眼見朋友的孩子即使就讀半天制的名牌幼稚園，但自理能力和紀律還是「差一截」，M 稱讚長全日的老師經驗豐富，更能教導孩子生活的細節。有時候跟老師交流，甚至連自己受益，學習到照顧技巧，以及如何提高孩子的專注力呢！

## 難想像沒有支援的生活安排

### 被訪者：W

---

W 女士的女兒約三歲半，正就讀 K1，並有使用學校的延展服務；W 雖未與丈夫辦理正式的離婚手續，但實際上已過著單親家庭的生活；她數年前遷到現居公共屋邨，帶著孩子與父母同住。她母親仍全職工作，父親因有早期認知障礙症，難以協助照顧孫女，W 女士亦只好聘用印傭，協助起居生活及家人照顧。

---

任職老人院照顧員的 W 女士談及自己的境況時，常臉帶擔憂，像有著很大的壓力；事實上，她確在堅強地為日常生活而打拚。

W 女士在女兒七個月大時便開始為孩子入讀幼兒學校而四出查詢，不過，她不像一些家長為了找「名校」；她為的，只是找一家時間上，可讓她繼續兼顧工作與養家的學校！不過，由於區內學位供不應求，她女兒又是所謂「細仔」，結果，一直到去年四月(這時女兒已約兩歲半)，現學校的前校長見她實在有很大需要，又剛有學生離校，她女兒終能插班入學。

女兒成功入學，對 W 女士確是舒了一口氣。雖說家有印傭，但由於同時要照顧有認知障礙症的爸爸，加上「姐姐」負起看管安全之責還可，要教導學習，卻力不能逮，因此，全日制的幼兒學校，是她可「正常生活」的必需支援。更讓 W 女士記憶難忘的，是入學前有一段時間(3-4 個月)，家中的傭人離職，又未有新「姐姐」到任，令她徬徨不已。幸好能在區內另一幼兒學校找到「暫託位」，加上在工作的老人院同事介紹下，在所住屋邨找到一位「街坊」協助其他時間的照顧，才得以渡過這短期的難關。

能入讀長全日幼兒學校，女兒的照顧總算有數年安穩的安排。W 女士的工作是要輪班的，為了爭取與孩子相聚，她也盡可能因應工作班次，自己送女兒返校或接她放學。

談到女兒在幼兒學校的學習，W 展現了一份難得的輕鬆。除卻知識、自理學習外，她更珍惜的，是在校內，她能有一群「玩伴」，對女兒的學習與成長，均有正面互動，這是在家中，四名成人(她、父母及印傭)，均不能提供的。

因收入低微，W 現正領取全額的學費減免，因此其實她是變相享受著「免費幼兒教育」；相信，日後縱使政府不提供全面的免費，而只是半日的免費幼兒教育，她的情況，相信仍可以「個別情況」，得到資助。不過，W 並不覺得事不關己，可以不理。一來是過來人的經驗讓她了解「長全日」對家庭支援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想到，沒有全面的資助，學校的收生及營運必受影響，在不穩

定的狀況下，學校的優質教育，亦會被影響。

此外，想起第一次申請學費減免時，因她的情況有點特別(她正與丈夫辦理離婚手續)，使申請在不斷查詢及補充資料下，來來回回足足辦理了 5 個月！這過程令她既擔心又難過。如果免費幼兒教育是一項權利，而非「個別考慮」，W 便沒此騰折。

---

#### 訪問後記：

傾談中，W 一再表示，很難想像沒有了長全日學校的支援，她可如何安排生活及女兒的照顧，如只是半日制的學校，女兒下午由誰照顧？早上只有數小時的「空間」，她恐連兼職工作也找不到，難道單親就只能領取綜援，不許自力更生？